

风雅南龛

——南龛名人文化考证

李继鳌

巴中南龛，以隋唐摩崖造像闻名天下，堪称国之瑰宝，也是巴蜀文化地标之一。几千年的历史岁月里，留下了大量名胜古迹、名人故事，也留下不少未解之谜，吸引着后人去探秘。从本期开始，巴中新报推出系列报道《风雅南龛》，从名人文化的独特视角透视这座千年名山的前世今生，梳理历代名人在这里的活动遗迹，并揭开诸多未解之谜。

一、鸿蒙劈出一瑞峰

南龛，一个“南”字，足以在中国文化人脑海里产生多少美丽的意象！

《诗经》云：“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孟浩然高唱着“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回乡隐居，王维有“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的佳句，而成语中则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典故。

历史和现实中的南龛，就是这样一座氤氲在数千年文化长河里的秀峰。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南龛正是如此，它比不上黄山、华山的险峻，也不比峨眉、泰山的名气，但这里曲径通幽，引人入胜。

世间潮起潮落，斯山兴废几度。关于南龛的兴废沿革，宋

代刘甲编辑《清化志》应该有所记载，可惜志书早已散佚。今人仅能从清嘉庆年间《四川通志》和清道光年间的《巴州志》等极少量志书中可以考证。

清《巴州志》云：“南龕，古名化成山。《通志》云‘在州南二里，悬岩削壁，镌佛千计，多刻唐宋名人诗。俯瞰巴江，烟水浩渺，诚伟观也’”。

《寰宇记》云：“化成县，以县南化成山为名”。《巴州志校注》：“北周置大象二年（580）改梁广（即原汉昌县）为化成县，以县南化成山为名，故址即今巴州区巴州镇”。

由此看出，南龕古称化成山，历史上巴州曾以此山命名为“化成县”，这种以名山命名郡县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当时南龕的知名度可能还要高于巴州。

因为地处巴州城南，南龕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南山”。该称谓最早见于唐代巴州刺史羊士谔《题郡南山光福寺》，《巴州志》辑录的宋人《九日南山诗》中有“南山何峨峨，群峰秀色聚”诗句，宋代赵公硕有《游南山赋五十六言呈书记郎中教授大著》诗，宋代另一位姓万的文人在《九日修故事访南龕山崖间有前太守所作〈水调歌头〉率尔次韵》中也有“南山高处回首，潇洒一扁舟”等词句。但总体说来，“南山”只是文人对南龕的雅称。

历史到了唐代，这座山便开始热闹起来。李贤、严武、史俊、羊士谔、张玮、张曙、宗泽……从历史那端走过来一个个雄赳赳的人物，脚步铿锵地踏上山中石阶，在这里演绎出了一幕幕荡气回肠的剧目。自唐时起，南龕陆续建成一寺、一楼、

两阁、五亭（光福寺、云间阁、丹梯阁、麓荫亭、憩饮亭、再休亭、飞霞亭、吟会亭、南龕楼）等名胜古迹，又为它增添了勃勃生机。

人事代谢，草木枯荣。今天的南龕，摩崖石刻还能寻到历史的繁华记忆，荒草石隙间还能体味到旧时的些许韵味，虽然历史在她身上打上了新的印记。然而，留在很多老巴中人记忆中的，依然是唐代刺史严武“每旬数至”的南龕，是诗人羊士谔笔下“山果青苔上，寒蝉落叶中”的南龕，是晚唐才子张曙束发苦读于山中的南龕，是让宋代名将宗泽妙笔挥写《古楠赋》的南龕，是那座让明清诗人登临不倦风雅吟唱的翠峰……

二、严武情系南龕

严武与“诗圣”杜甫是世交，两人经常互相唱和；严武精明强悍，治军有方，曾大破吐蕃军队，收复失地，死后封郑国公；但严武又性情暴躁，推行猛政，在历史上颇受争议。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在历史上与南龕结下了不解之缘。

保护南龕第一人，石壁千载留诗文

据专家考证，南龕石窟始于隋代，盛于唐代。这从南龕云屏石上镌刻的唐代巴州刺史严武《奏请赐巴州南龕寺提名表》可以看出些端倪。表中说：

“臣，顷牧巴州。其州南二里，有前件古佛龕一所。旧石壁镌刊五百余铺。划开诸龕，化出众像。前佛后佛，大身小身，琢磨至坚，雕饰甚妙。属岁绵远，仪形亏缺。乃扫拂苔藓，披

除荆榛。仰如来之容，爰依鹫岭；祈圣上之福，新作龙宫。精思竭诚，崇因树果。建造屋宇叁拾余间，并移洪钟一口，庄严福地，增益胜缘……伏望特旌裔土，俯锡嘉名。”

严武（726—765），字季鹰，陕西华县人，至德初年（756），任给事中。根据《巴州志校注》，唐乾元元年（758），严武因房琯一事牵连，贬巴州刺史。后因政绩突出，荣升东川节度使、剑南节度使，死后封郑国公。

早在 1200 多年前的唐代，严武看到的南龕石窟已经“属岁绵延，仪形亏缺”，“苔藓荆榛”遍布，由此可见，其开凿时间的确非常久远。于是，严武组织人清扫附着在佛龕上的苔藓，除去石上丛生的灌木，并建造房屋三十余间，移来洪钟一口，奏请唐肃宗赐名。后来，唐肃宗赐名“光福寺”。

严武没想到的是，他的这次大规模修整，让他成了历史上保护南龕石窟的“第一人”，今天南龕石窟能够跻身“中国十大石窟”之列，自然与他的保护关系极大。

一代英杰咏古楠，政绩卓著获升迁

据后来巴州刺史羊士谔的记载，严武贬巴州时，“年三十，长才英气，性乐山水”，“其政，惠及民众甚多”，故走后州民立“去思碑”，以兹纪念。自古以来，贬谪官员有寄情山水的情结，严武也不例外。他常游南龕，“每旬数至”。试想，巴城周围山头众多，而严武十天内数次登临南龕，足见他对此山的喜爱要远远胜于巴城周围的其它山峰。

严武虽是一介武夫，但通诗文，不乏佳作。《旧唐书》说

他“神气隽爽，敏于闻见，读书不究精义，涉猎而已。”当时，南龕“光福寺”后山崖上有一株高大的楠树，相传为齐梁时所植，已300年。一日，严武卧于禅房，一觉醒来，风吹楠树繁密枝叶发出的天籁之音，触动了他的心灵，一首略带幽怨的《题光福寺楠木》铺陈纸上：

“楚江长，楚寺对，楠木幽生赤崖背。临溪插石盘老根，苔色青苍山水痕。高枝闹叶鸟不度，半掩白云朝复暮。香殿萧条转密荫，花龕滴沥垂清露。闻道偏多越水头，烟生雾敛使人愁。月明忽忆湘川夜，猿叫还思鄂渚秋。看君幽霭几千丈，寂寞穷山今遇赏。亦知钟磬报黄昏，犹卧禅房恋奇响。”

名贵的楠树多生于江南富庶之地，一朝栖身于巴州穷乡僻壤，严武心中不禁有了几分惺惺相惜之感。其实，楠树的遭遇与严武的身世何尝没有几分相似呢？严武系中书侍郎严挺之之子，出身名门，盛年遭贬，因此他感叹楠树的遭遇，在诗中发出“看君幽霭几千丈，寂寞穷山今遇赏”的感慨。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寺院钟磬声声，但严武依然独卧禅房倾听楠树枝叶发出的天籁之音。

其时，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随着“安史之乱”渐渐国势衰颓，朝廷正值用人之际，胸怀抱负“长才英气”的严武岂甘闲居江湖之滨、山野林泉？在巴中三年，他励精图治，安民生息，政绩显著，很快升迁东川节度使。

更催飞将追骄虏，英年早逝留遗憾

上元二年（761年），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

充剑南节度使。次年，玄宗、肃宗父子去世，朝廷急召严武回京监修二帝陵墓。然而，严武离开成都后，蜀中大乱。先是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勾结邛州兵占据西川，扼守剑阁，后又有吐蕃犯境，攻陷陇右，直通长安。而严武的继任者成都尹高适，治蜀力不能支，于是朝廷再次任命严武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于广德二年初（764年）第三次入蜀。

严武抵御外患的本领比高适高明。广德二年七月，他率领大军西征，与吐蕃军队作战，九月破敌7万余众，攻克当狗城（四川理县西南），十月又拿下盐川城（甘肃漳县西北），收复大量失地。令人惋惜的是，正当这位高唱着“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关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的英雄豪杰在中唐政坛冉冉升起之际，一年后他却不幸暴病身亡，英年早逝，年仅40岁。

苍山有知，草木有灵，亦当为之惋惜。南龕，也因之多了几分铁板铜琶、金戈铁马的豪壮，留下几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伤感！

三、揭秘南龕“洗墨池”

他是一代诗圣，南龕石壁上镌刻着他的不朽诗篇。至今南龕建有“洗墨池”，传说他曾在这里洗墨题诗。历史上诗圣真到过南龕吗？杜甫是否真的在南龕洗过墨呢？

知己情深，严武杜甫互唱和

南龕有“洗墨池”。有人说，杜甫曾到过南龕，“洗墨池”

是他洗墨的地方。

笔者查阅了《巴州志》收录的 130 余首诗词，其中元代巴州知州成文彬《游南龕》诗，诗云“巴山胜概聚南岗，缓步重岩共举觞。可爱少陵题品在，堪嗟云阁已荒凉”，诗中提到了“少陵题品”。那么，这“少陵题品”究竟是指的什么呢？经后人考证就是镌刻在南龕云屏石背面的杜甫《九日寄严大夫》一诗，其诗如下：

“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小驿香醪嫩，重崖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

严武与杜甫早年同朝为官，唐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二人同时被贬，严武贬巴州刺史时，杜甫贬华州司功。后来严武升迁东川节度使后，举荐 53 岁的杜甫为工部员外郎，史称“杜工部”，两人多有唱和。唐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相继驾崩，七月，严武被召回长安，监修玄宗、肃宗陵墓。杜甫送严武至绵州，到梓州投奔严武部属章彝。时逢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兵乱，严武回京受阻。杜甫闻知，怀着对友人的无限关切写下上诗。后来严武收到杜诗后，亦作《巴岭答杜二见忆》。诗如下：

“卧向巴山月落时，两乡千里梦相思。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歧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

国乱思英雄，宋人推崇杜甫诗

由上可见，杜甫《九日寄严大夫》和严武《巴岭答杜二见

忆》两诗均非作于巴州，但又是谁将其刻在今南龕“老君洞”石壁的呢？有研究者推测其始于南宋，笔者亦同意该观点。因为，笔者查阅了《巴州志》辑录的所有关于南龕诗词中，并未发现唐代至北宋期间诗人提及杜甫诗，而宋人冯伯规在《登赋诗楼》诗中有“请以老杜句，赋诗榜其颜”句，根据《巴州志校注》“老杜句即赋诗楼石壁刻有杜甫《九日寄严大夫》诗”，而据传，赋诗楼大约在南龕云屏石《严武奏表》背后，这是《巴州志》收录的历代诗人关于南龕诗词中首次提到杜甫诗。据《巴州志校注》，作者冯伯规上诗大概写于宋淳熙十六年（1189）至宋嘉定年间（1209），而该时间段正是南宋。

究其原因，大约一是严武曾作过巴州刺史，是曾经到过巴州的一位历史名人。二是严武是杜甫好友，宋代又是一个高度推崇杜诗的时代，南宋国家动荡，山河破碎，人们渴望有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出现。所以当他们在登临南龕怀古思幽的时候，很容易会想到唐代那位英雄人物严武，因此严武与杜甫的唱和自然而然成为时人吟唱的主题之一，他们将杜甫《九日寄严大夫》诗刻在南龕石壁上就不足为奇了。顺着这个思路，就不难理解后人何为将严武题于西龕石壁的《暮春题西龕龙日寺》刻在南龕“云屏石”上了。

而后世巴州人据此认为杜甫《九日寄严大夫》题于南龕当属谬传，究其原因，一是杜甫距离南宋已经 400 多年，二是当时缺乏志书典籍记载，人们误传也就情有可原。

诗圣未到巴州，留下千年遗憾

那么，历史上杜甫究竟有没有留下与巴州有关的诗作呢，笔者上网检索《杜工部集》收录的 1400 余首杜诗，发现杜甫关于巴州的诗作有两首，其一是《奉寄别马巴州》：

“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独把鱼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

据《杜律演义》注释：“此必作于广德元年以后，盖不赴功曹之补，将东游荆楚，而寄别巴州也。”

其二是《送鲜于万州迁巴州》：“京兆先时杰，琳琅照一门。朝廷偏注意，接近与名藩。祖帐排舟数，寒江触石喧。看君妙为政，他日有殊恩。”

据《巴州志校注》注释，该诗系杜甫寓居云阳、夔州时，参加鲜于灵由万州刺史迁巴州刺史的饯行宴会时的送别之作。所以，根据相关记载，上面两首杜诗虽在题目中提到巴州，但并非作于巴州。

那么，历史上杜甫究竟到没到过巴中呢？为此，笔者特地查阅了《杜甫年谱》。据《杜甫年谱》记载，杜甫在乾元二年（759）寓居成都浣花溪寺，代宗永泰元年（765）离开草堂南下，沿长江东下出川，在川时间仅为六年，期间杜甫先后游历新津、青城、绵州、射洪、阆州、梓州、嘉州、戎州等地，但没有杜甫到过巴州的记载。《杜甫年谱》中，将杜甫在川六年行程精确到月份，以唐代交通状况，如果杜甫到巴中，往来没有一两个月是不行的，因此杜甫没有到过巴中属实，南龕“洗墨池”也与杜甫毫无关系。

不过，据《杜甫年谱》记载，杜甫距离巴中很近的倒有两次。一次是乾元二年（759）他经剑门到成都，第二次是他在代宗广德元年（763）到过阆中“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留下著名的“阆中城南天下稀”诗句。如果当时诗圣再肯向前一步，多花一两天就到了巴中，以他喜欢登临揽胜的个性，必然会登临南龕，留下千年传颂的名篇佳作。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如果。南龕，也因此与一代“诗圣”失之交臂而留下几许遗憾！

四、羊士谔的“南龕情结”

他是唐贞元末、元和初政坛活跃人物，曾官至监察御史。然而，在达至人生巅峰之后，仕途却急转直下，被贬谪到了巴州。他，就是唐代著名诗人羊士谔，在一千多年前，这位诗人在南龕发生了哪些故事？

惺惺相惜，羊士谔赋诗怀严武

在历代诗人对南龕的吟唱中，留下诗作较多的是羊士谔。

羊士谔，山东泰山人，贞元元年进士，元和初拜监察御史，后贬为资州刺史，未及莅任再贬巴州刺史，任期勤政爱民，颇有政声。羊士谔工于诗词，“妙造梁《选》，作皆典重”，《全唐诗》存诗1卷95首。其任巴州刺史约在元和三年（808）至元和七年（812）之间，曾遍游东龕、西龕、南龕，《巴州志》辑录羊士谔有关巴中的诗作多达30余首，占到其在《全唐诗》

存诗的三分之一，足见巴州在羊士谔文学创作生涯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诸如游山泛舟、赏花听雨、郡楼玩月、城隍祭雨、元宵观灯、斋楼读经、欢宴独酌……无不记录诗中，这些对研究唐代巴州的风土人情极其珍贵。其中，与南谿有关的3首。

羊士谔诗风婉转，流丽精微，通观其在巴州留下的诗作，一部分为寄托怀古之幽思，一部分为抒发壮志未酬之情，一部分为追求佛理解脱之作。因为经历了人生从巅峰到低谷的巨大跌宕，羊士谔不少诗作中充满了伤感情调。在《题郡南山光福寺》中，他吟道：

“传闻黄阁守，兹地赋长沙。少壮称时杰，功名惜岁华。岩廊初建刹，宾从亟鸣笳。玉帐空严道，甘棠见野花。碑残犹堕泪，城古自归鸦。籍籍清风在，怀人谅不遐。”

其时，严武已逝去近半个世纪。诗中，羊士谔将贬谪巴州的严武与西汉贬谪长沙的贾谊相比，缅怀他的英风豪气和为大唐王朝建立的卓越功勋。这中间，颇有几分羊士谔自己的影子，羊士谔早年以辅佐君王治国安邦为己任，曾挥笔写下“君子当济物，丹梯谁共攀”的豪迈诗句，后来仕途遭遇挫折，几经贬谪，心中难免有襟抱未开壮志未酬之感。“碑残犹堕泪，城古自归鸦。籍籍清风在，怀人谅不遐”，不禁令人联想起唐代又一位大诗人孟浩然《与诸子登岷山》中记述襄阳百姓怀念西晋襄阳太守羊祜的诗——“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抚今追昔，想到昔日羊祜、严武都曾建功立业垂名青史，近天命之年的羊士谔对严武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不仅如此，这位“千里巴江守，三年故国春”的诗人在游巴城东龕时，缅怀严武“疏浮杯之胜”写下的《浮杯十四韵》，感叹其“盛世当宏济，平生谅所钦”。在钦佩严武的同时，羊士谔自感岁华凋零，壮志未酬，只有“无能愧陈力，惆怅拂瑶琴”。

元和七年（812），羊士谔复出为资州刺史（今资中县），其后又出任洋州刺史、睦州刺史，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近花甲的羊士谔才终于等来幸运之神的眷顾，宪宗招其回朝，升任户部郎中，但不幸的是他于次年逝世，时年60岁。

寄情山水，贬谪官吏的风花雪月

州小，事务自然不多。案牍之余，羊士谔便有了更多亲近巴州山水的闲情逸致，其中不乏寄托遥深之作。在《山寺题壁》中，他吟道：

“物外真何事，幽廊步不穷。一灯心法在，三世影堂空。山果青苔上，寒蝉落叶中。归来还闭阁，堂树几秋风。”

此诗题于南龕“光福寺”石壁，借秋日南龕之静美，佛寺之幽深，抒发自己迟暮淹留之慨。由于长期郁结心中的苦闷无法排解，身心疲惫的羊士谔开始寻求佛理上的解脱，转而倾慕那种远离官场的半隐半吏的隐士生活。

南龕山西南古时称青龙山，建有“青龙寺”。深秋时节，寺庙周围红叶似火，景色如画。在黄昏时分厅前踱步时，羊士谔面对夕阳中的青龙寺，情不自禁吟道：

“十亩苍苔绕画廊，几株红树过清霜。高情还是看花去，

闲对南山步夕阳。”

羊士谔在巴州所作诗作，常被后人称道的是《泛舟入后溪》二首，其一为：“雨余芳草净沙尘，水绿滩平一带春。唯有啼鹃似留客，桃花深处更无人。”诗中记录了他乘舟游览巴州后溪时所见所闻，其中，“唯有啼鹃似留客，桃花深处更无人”与唐代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都是吟咏桃花的千古佳句。

在巴州时，羊士谔常游西龕，这首《游西山兰若》诗风清丽，几多感慨寄于垂柳茵草之外、看花携酒之余：

“路旁垂柳古今情，春草春泉咽又生。借问山僧好风景，看花携酒几人行。”

迁客之怨，古来有之。每每读到《巴州志》中羊士谔留下的那些诗作，不免让人感慨唏嘘，令人思绪上溯时光之河，去邂逅一千多年前一位打马走过巴州的贬谪官吏那场风花雪月的往事，和他一起伤感、吟唱、高歌……

五、晚唐才子寓留南龕

一位才华横溢的晚唐著名才子，巴州人传说他中过状元，巴城至今有状元桥、状元街，这些传说均与他有关，他真的是状元吗？

巴州出过状元吗？

巴中出过状元这种说法不仅今天有，在几百年前的古巴州

也存在。但笔者查阅《巴州志·选举志》，发现巴州唐宋元明各代均有进士，清代有举人若干，但唯独没有状元的记载。

那么，状元之说是从何而来呢？清嘉庆二十一年《四川通志》《选举志·进士》记载：“张曙，巴州人，一作成都人，状元”。但这是一种误记。早在清道光年间，《巴州志》编撰者朱锡谷就专门作过考证，他在《巴州志·选举志》中写到：

“巴州科目，自唐封顺卿始。州人艳称张曙以为龙纪状元。《通志》云：一作成都人，状元……考昭宗龙纪元年状元为崔昭纬。曙有《下第戏状元崔昭纬诗》。而杜荀鹤诗中累称曙为同年。先辈荀鹤以大顺二年（891）第一人擢第，与所云□子于大顺中登第相符，是曙为大顺二年进士，非状元确然可信……”

根据朱锡谷的考证，状元乃巴州人“艳称”，也就是州人的溢美之词。张曙登第时间为“昭宗大顺二年（891）”，当年的状元为崔昭纬，张曙只是考中了进士。而野史盛传，当年张曙和崔昭纬一同应试，两人同去请人占卜。当时张曙才名赫赫，人们都认为他会中状元，崔昭纬对他也是尊崇有加，自愧不如。然而，占卜者根本不理睬张曙，却对崔昭纬说：“你肯定高中”，张曙很不满。后来，张曙因病考试不能终场，而崔昭纬中了状元。张曙乃作诗《下第戏状元崔昭纬》，“千里江山陪骥尾，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

野史毕竟不可信，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们认可张曙的才华，而不大看得起崔昭纬。

避乱入蜀，张曙曾在南龕苦读

张曙，南阳人，晚唐诗人，官至左拾遗。唐广明元年（880）年，皇室为躲避黄巢起义军入蜀。跟随着这支避乱的队伍，张曙于中和四年（884）来到巴州。

张曙天资聪颖，曾在南龛山“丹梯书院”发奋苦读，《巴州志》云：“丹梯书院，唐张曙读书所也”。张曙才华横溢，在巴州期间作《击瓿楼赋并叙》传世。

“一日，登郡南楼，下临巴江，筵酒张乐……席间，有马处士，携善击瓿者至……太守曰：遇此良辰，好乐还淳。讽赋已劳于进牍，讴歌为序其芳尘。余乃歌曰：江风起兮江楼春，千万里兮愁杀人。楼前芳草兮关山道，江上孤帆兮杨柳津……”

在《击瓿楼赋并叙》中，张曙对击瓿者的高超技艺，优美动人的乐曲，进行了形象生动的赞扬。从赋文中可以看出，张曙的确文采非凡。但是，唐代毕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与那些光耀日月的大诗人相比，张曙只是一颗小行星。所以，《全唐诗》只收录其诗词两首，一首为《下第戏状元崔昭纬》，另一首为《浣溪沙》：

“枕障薰炉隔绣帷，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后来，张曙官至左拾遗，死后葬于巴州。据《巴州志·冢墓》记载，“巴州东十里尖山坪有张曙宅、墓故迹……乃后流寓终老于此耳”。上世纪八十年代，巴中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校注《巴州志》，委员们考证后称，张曙墓在今天巴州区宕梁尖山寺村。

天开金榜，南龕风水助文运

张曙幼年苦读的“丹梯书院”所在地南龕，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巴州风水。

南龕，因山形“如案如榜”，古代又称“金榜山”，山中有镌刻有“天开金榜”石刻。二十多年前，笔者在游南龕时，从印盒石附近陡峭山崖而下，看到石壁书刻有“唐代秋官张衍曾书金榜山，后笔迹已朽，后人仿其笔迹书天开金榜”等文字。

“天开金榜”字大如席，笔力遒劲，今天巴城数里外清晰可见。而“丹梯书院”，经后人考证，就在今天南龕“玉佛寺”后山附近，因“其山重迭耸秀，有若丹梯”而得名。丹梯书院附近有“印盒石”，《巴州志》称其为“仙人捣练石，形正方，高阔俱十余尺。自下望之，巍然欲坠”，巴州著名川剧《牡丹灯》唱词“印盒石文光射斗”即指此处。

自古以来，金榜题名、独步丹梯、执掌印盒，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而南龕山刚好契合了人们的想法，山如金榜，山中有丹梯，又有文光射斗的印盒石、天开金榜石刻。所以，这座山被古人看作巴州风水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今天，“丹梯书院”不再，“印盒石”中的“盒石”也在上世纪80年代修路时被毁，只剩下孤独的“印石”与“天开金榜”石刻，似乎还在诉说着这里曾是一座象征巴州文运的祥瑞之峰。

六、宗泽情系南龕一棵树

公元1124年，南龕山又迎来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步履匆匆，带着江南水乡的灵秀和中原大地的风尘。他，就是八百多年前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来到巴州的宗泽。

异代相惜，宗泽留下《古楠赋》

宗泽（1060～1128），浙江金华人，字汝霖，才兼文武，官至开封府尹、东京留守、副元帅，宋朝主战派领袖。宣和元年（1119），他因“改建神霄宫不当”罢职，被发配镇江“编管”，宣和四年（1122），徽宗实行大赦，宗泽重获自由，掌监镇江酒税。宣和六年（1124），64岁的宗泽“复判巴州”。

人事代谢，草木有情。那一年，古楠愈发苍翠青幽，站在山崖前的宗泽被石壁上严武《题光福寺楠木》诗所触动，有感而发，一篇洋洋洒洒的《古楠赋》跃然纸上：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严武、御史史俊，皆有诗歌刻于岩腹。严曰：临溪插石盘老根，史曰：结根幽壑不知岁……仆到官之三月，两至岩下，读史、严之清什，感是楠之老于岩谷而可怜也！因慨然操笔儿赋之：楠之生兮层崖之中巔，询之人兮，不知几何年。包坚根而下蟠兮，贯顽石而彻沉渊，耸修干以上凌兮，并孤岭而参苍天……”

青山作证，宗泽发出豪迈誓言

岁月流逝，转瞬又是300多年。但心灵上的共鸣，却穿越了时空！在《古楠赋》中，宗泽感叹于镌刻在石壁上的严武诗

作，同样的仕途坎坷，相似的人生际遇，性格达观的宗泽发出了千古一叹：

“吁嗟！斯木之异兮，有不遇之穷，尔胡不生于泰山之侧，秦帝东封，会风雨之是避，岂以五大夫之号而封松？尔胡不生于周成之宫，禁林九重，顾亲贤之是戏，岂以封国之瑞而剪桐？……吾非不知强自取，藏器以待时动，老当益壮，自任以天下之重”。

在《古楠赋》中，宗泽感叹楠树怎么不生在泰山之上，遇到秦始皇封禅避雨而封“五大夫”？为何没有生在周成王的禁林，演绎一出剪桐封弟的佳话？他感慨楠树生不逢地的同时，设想楠树假如能够遇到“识材”的良工巧匠，“用之为栋梁，则足以建九重之名堂，用之为舟楫，则足以济巨川之汪洋，用之为宗庙社稷之器，则足以参鼎鼐、交神明、荐至德之馨香”。在《古楠赋》的最后，宗泽借用曹植作《洛神赋》的手法，借“树神”之口，道出“吾非不知强自取，藏器以待时动；老当益壮，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深邃哲理与使命担当。

事实正是如此，在巴州两年里，宗泽秉承“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人生哲学，勤于政务，保境安民。他钦佩巴郡太守严颜忠勇，修整“严颜庙”，锄茅斩棘建设“贤乐堂”，兴利除弊，政绩斐然，并留下《贤乐堂记》、《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等佳作传世。

而此时，正值北方金国崛起，大宋国势艰危。靖康元年（1126），朝廷召宗泽进京，他不顾66岁高龄，日夜兼程驰赴京师，向钦宗“奏对三策”，力主抗金。建炎二年（1128）正

月，金人大举入侵，宗泽指挥宋军大破金军，金人畏惮其称“宗爷爷”。七月，宗泽又多次上疏力劝高宗还京，以恢复北方失地，但均为奸佞所阻，他忧愤成疾，死前大呼三声“渡河”而逝……

一代名将，用自己的拳拳忠心，践行了他在南龕古楠树下许下的“老当益壮，自任以天下之重”的豪迈誓言！

树贵于人，古楠倒下郡丞作记

在宗泽逝后五十多年后的宋淳熙八年（1181），南龕山中那棵为严武、宗泽所共同吟唱的古楠树终于摇倒下了。该树从齐梁时栽植（相传），中间经历隋唐、五代十国，再到南宋，中间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岁月。当时，郡丞赵善期在南龕“老君洞”石壁上记刻下此事：

“巴南山川气象萧条，独以古楠未奇观。唐宝应间，侍御严武称咏见于岩壁。宋淳熙八年七月四日未刻根坏而仆，是日天朗气清，绝无风雨之变。磊落巨干一旦沦于丘壑，邦人惜之……”

检索州志，吟唱南龕古楠树的宋人还有数十位。一棵树，竟引得众多历史人物吟诗唱和；其衰朽，又使得地方官员为之做记，连年月日时都记录得如此清楚，其“待遇”竟然胜过了众多同时代的普通百姓，岂不奇哉！

千年以降，岁序更替。在历史人物的不绝吟唱中，南龕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也仿佛被赋予了某种与生俱来的灵性。有趣的是，今天，就在当年古楠树附近，又长出了一棵楠树，高

大挺拔，枝叶茂密，这是历史的巧合，抑或是岁月的轮回？

七、揭开南龕回文诗之谜

回文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朵奇葩。它回还往复，正读倒读皆可，给人以荡气回肠、意兴盎然的美感，正因如此，它需要写作者具备很高的诗歌写作水平。在南龕，笔者寻觅到回文诗的踪迹。

南龕惊现回文诗

在历史上留下来的众多关于南龕的诗词中，有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凋蚀，作者已无从考证，这两首题为《避暑南龕用张三丰游巴岳回文二首韵》的回文诗即是如此：

其一

桥东绿树水流湾，暑盛朋尊对寺闲。
陶相筹边凌碧汉，定僧忘语坐禅关。
烧香有意生莲社，入楚从空爱好山。
瓢饮淡薄清净法，嚣尘觉坠俗潜潜。

其二

桥荡波流清转湾，石龙山爱老僧闲。
遥光怪靄无端佛，湛露华辉月夜关。
烧柏篆香焚古洞，驻云飞锡挂高山。
瓢瓜茹苦谈清静，嚣世知谁怨污潜。
两诗反读即为：

其一

潜潜俗坠觉尘嚣，法净清薄淡饮瓢。
山好爱空从楚入，社莲生意有香烧。
关禅坐语忘僧定，汉碧凌边筹相陶。
闲寺对尊朋盛暑，湾流水树绿东桥。

其二

潜污怨谁知世嚣，静清谈苦茹瓜瓢。
山高挂锡飞云驻，洞古焚香篆柏烧。
关夜月辉华露湛，佛端无霭怪光遥。
闲僧老爱山龙石，湾转清流波荡桥。

上面两诗顺反可读，相映成趣，给人以回环往复、绵延无尽的美感。诗中，作者向往世外清修、厌恶人世险恶之情溢于言表。

《巴州志》注作者作于“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仲夏日，石龙山即南龕支脉青龙山，古有青龙寺”，而标题所说的“用张三丰游巴乐回文诗原韵”，《巴州志校注》则标注“张三丰《游巴乐回文》未详”。上世纪八十年代，巴中县政协组织政协文史委员组成《巴州志》校注小组，历时六年对州志进行系统性校注，但由于当时资料收集、史料查阅等局限，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未能考证出张三丰《游巴乐回文》就是其一。好在今天各类史料工具书籍汗牛充栋，这个问题已不难解决。

在查阅丁胜源、周汉方编辑的《明代回文集》时，笔者发现张三丰游巴乐回文诗为：

桥边院对柳塘湾，夜月明时半户关。

遥驾鹤来归洞晚，静弹琴坐伴云闲。
烧丹觅火无空灶，采药寻仙有好山。
瓢挂树高人隐久，器尘绝水响潺潺。
该诗反读则为：

潺潺响水绝尘器，久隐人高树挂瓢。
山好有仙寻药采，灶空无火觅丹烧。
闲云伴坐琴弹静，晚洞归来鹤驾遥。
关户半时明月夜，湾塘柳对院边桥。

张三丰，元末道士，武当派开山祖师，相传朱元璋建立明朝，张三丰曾出手相助，助洪武夺取江山，朱元璋登基后多次派人寻找张三丰。后来永乐皇帝登基后，多次寻找张三丰未得。历代统治者对张三丰尊崇有加，元惠宗敕封“忠孝神仙”，明英宗赐号“通微显化真人”。史载张三丰善书画，工诗词，留下大量关于炼丹修道的诗歌。在上述回文诗中，张三丰记述了自己在月夜归来弹琴炼丹，透出几分世外高人的悠然自得。

身份考证，作者可能是一位居士

碰巧的是，《明代回文集》不仅收录了张三丰游巴乐回文诗，也收录了无名氏题写在南龕的两首回文诗，同时标注作者“佚名”。

如此看来，南龕回文诗作者已经无考，不过笔者根据诗意，并结合诗中“烧香有意生莲社，入楚从空爱好山”等句，大胆推测作者可能是一位居士。其一，僧人出家修行，或者道士在道观修炼，都没有离家避暑的道理？而只有居士才可能因为礼

佛或修道临时居住在寺庙或道观里。而在中国古代，“居士”是出家人对在家信道的人的泛称，它既可以是信仰佛教，也可以是信仰道教的在家人士。而且，中国古代很多居士都是诗人，譬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苏轼称“东坡居士”。佛教的四大皆空、道家的清静无为，往往对于启发诗人哲思、提升诗艺有着奇效。其二，在中国古代，步韵往往源于朋友之间的唱和或者后世之人倾慕前代诗人诗作，才会采用其诗韵脚来写诗唱和，而无名氏选择张三丰回文诗来步其原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张三丰这位著名道士心存仰慕，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笔者推测无名氏是一位居士。

诗家唱和，本不足为奇。但是要步回文诗原韵，难度是很大的，作者两首一气呵成，各有千秋，张诗咏道家清静无为，无名氏唱佛家参禅打坐，虽然主题不同，但都反映出他们对世外生活的向往，堪称一绝。

诗词步韵，南龕不乏来者

除了回文诗，南龕也不乏词家唱和的例子。宋代一位姓万的文人就留下了《九日修故事访南龕山崖间有前太守所作〈水调歌头〉率尔次韵》：

“卷尽风和雨，晴日照高秋，南山高处回首，潇洒一扁舟。且向飞霞渝茗，还归云间书院。何幸有从游，随分了公事，同乐兴同忧。少年事，湖海气，百尺楼。萧萧华发，归兴只念故山幽。今日聊修故事，□岁大江东去，应念我穷愁。不但莼鲈□，杜若访芳洲。”

词中，作者记述了与同僚游山同乐，回忆往事平生，老大穷愁，继而起了张翰“莼鲈之思”、屈子“采芳洲兮杜若”的风雅。其步韵的原词为：

“霁色湛空碧，爽气正横秋。登高行乐□来，只说古巴州。扫拂尘埃来坐，携取烟云杖履，容□□清游。座上尽佳客，本醉破千忧。倚虚壁，临绝巘，上层楼。黄花赤叶，鸟□啼断四山幽。醉里不知归去，空有乱云衰草，落日几多愁。舞鹤在宵汉，宿鹭点汀州。”

上面三位诗人，本来有自己名姓，但岁月流逝，鸿迁雁徙，刻在石上的字迹已朽，最后归于无名。他们，一如南龕山中那些无名草木，与世无争，千百年来，独自荣枯……

其实，人世间何不如此呢？悠悠岁月，漫漫红尘，人生几十年不过白驹过隙，再轰轰烈烈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最终留下那句著名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慨叹！

八、风雅不废万古流

明清两代，留在南龕的诗文众多。在诗人眼中，南龕是一幅素颜的山水画，有着不亚于江南山水的明丽，它可以涤心洗肺，也能够让你灵魂憩息。

山水入画，江南诗人赞南龕

明清以降，风雅不绝。

在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南龕诗作中，归结起来大体有三类人。一类是地方官员，包括贬谪到巴州的官吏，一类为普通文人，一类为方外之士。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当他们的脚步踏上南龕，这里的幽壑林泉、岁时花开、古寺摩崖、烟雨楼台……无不成为他们笔下最动人的景致，成为诗人眼中涤心洗肺灵魂休憩的“世外桃源”。

清代中期，一位来自浙江钱塘的诗人踏上南龕，把一首《游南龕题壁》留在这里：

“古寺傍林开，山泉泻云壁。习习春风生，满地红英积。”

古寺，红墙，山泉如练，色彩鲜明。水流与寺庙，春风与落英，一动一静，更衬托出自然万物的勃勃生机。寥寥二十字，春天南龕之幽美跃然纸上。这位诗人叫吴均，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任巴州吏目（一说教谕），《巴州志》收录其诗作一首。与吴均同游的还有一位叫吴廷闾，也陶醉在春天南龕如画的景致中，情不自禁赋诗：

“千佛遗容石壁间，寺门斜对一溪烟。春花红遍山村树，野鸟时啼碧岫巅。”

在明清诗人留下的南龕诗作中，多附庸风雅之作，与其相比，上面两首富有生命气息的诗还是高出不少的。

落花作席，青山多情似故人

吴均、吴廷闾之后，清代道光年间一位叫范嘉乐的诗人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登上南龕，在千佛岩挥毫泼墨：

“巴山多奇胜，南龕尤巨擘。中藏一径幽，俨与尘世隔。

我来三月中，春风绕游履……长松荫成帷，落花铺作席。把酒酌青山，青山若笑客。湛然澹吾虑，长啸遥天碧。”

诗人笔下，巨石崔嵬，林壑幽美，长松成帷，落花铺席……此时此刻，作者“把酒酌青山，青山若笑客”，与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青山与我两忘，旷达跃然纸上。

“少年辛苦数行书，案牍劳形四十初。且尽山间林下乐，好为今日古人愚。经时又饮巴中酒，问政宜来陇外车。天理流行静须见，海鸢飞处跃池鱼。”

这位叫张珩的明代阆中官吏在南龕感叹宦海沉浮、案牍劳形，向往山间林下之乐，渴望海阔鸢飞，一切尽在不言中。

风雅不废，当代诗人咏南龕

大河奔涌，文脉赓续。当历史长河流淌到当代，亦留下不少关于南龕的诗词。论诗歌艺术，当以周集云所作的《巴州八景诗》为首。

其一为《南龕朝霞》：

朝霞已烧天，底事无人管？稳步上云屏，天女将花散。佛颜漾辉光，罗绮铺长短。彩虹千里平，金针度欲满。谁浣帝孙衣？疑是娲皇炼。流莺语频频，嘱燕无轻剪。

诗中，朝霞投射到南龕，佛颜溢满辉光，壁上飞天散花，天地霞彩烧红，面对如此奇景，诗人不禁吟出“谁浣帝孙衣？疑是娲皇炼”之佳句，最后巧借流莺之口“嘱燕无轻剪”，造境奇瑰，赏心悦目。

另一首为《金榜挂印》：

金榜已天开，岩石悬金印。名列雁塔高，平地雷声震。琼林饼翻红，黄花帖迳进。青授微露怀，玺分龙池近。巴州古有传，胜景助文运。毕竟李杜优，千载留诗润。

虽然金榜天开，名列雁塔，兼有胜景之助，激扬豪词丽句，但是毕竟李杜铸造了唐诗难以逾越的高峰，令后辈望尘莫及，因此周集云发出“毕竟李杜优，千载留诗润”的慨叹，其实这又何尚不是李杜之后千百年来无数诗人的共同叹息呢？！

一代才子，留下 256 字长联

周集云，巴州区金光乡人，民国 36 年（1947）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巴中中学、巴中县教师进修校教授古典文学，业余创作古体、近体诗词百余首，对联两百余幅。退休后完成《巴州志》二、三、八、九、十卷校注，1994 年去世。

生前，周集云曾为南龛公园撰写了 256 字长联一幅，该联如下：

光福为佛窟胜地，览其近而云屏朝霞，红岩晚照，平梁故墟，北岭蒙泉，既各簇簇然焕彩。望其远而梅阁晴雪，莲山青松，阴灵秋色，始宁艺刊，又皆欣欣然向荣。发高歌，促猛进，对嘉景能勿咏乎？最可喜大桥成焉，南龛新焉，龙洞利焉，电站烂焉，趋此百废俱兴，总宜挥椽写诗。况值金榜天开，黎民雍变，猗欤休哉！恰好风吹来一江字水。

巴州是历史名城，瞻于前则魏唐雕饰，严武奏章，状元辞赋，宗泽记碑，犹堪铮铮兮作响。察于今则董家仪范，伯坚精

神，鳌溪怒笔，苏区博物，更觉烨烨兮腾辉。溯往事，念昔勋，幸文献有足征者。何须问张飞过否，杜篇真否，放翁游否，鹏举到否，只缘遗业未泯，自当承先启后。试看中华崛起，赤县长明，美矣善也，毕竟浪难淘千古英雄。

往事越千年，风雅流古今。回望南龛，严武、羊士谔、张曙、宗泽等一个个威武的历史人物从历史那端走来，与我们匆匆邂逅，又渐行渐远，历史廊道上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青山不老，巴河不涸，历史的长河风起云涌，惊涛拍岸，澎湃向前。的确，对于我们来说，许多事情，何须问张飞过否、杜篇真否、放翁游否、鹏举到否，只因遗业未泯，自当勇气奋发，挥写时代新篇，毕竟浪难淘千古英雄……

行笔至此，搁笔舒怀，抬头间，一抹青黛扑入眼帘，啊！那是千百年来无数诗人墨客吟唱不倦的南龛，树色幽碧，绿浪翻滚……情不自禁间，吟出一首绝句：

一山系得几多缘？竟引骚人谱玉篇。十载书山勾检罢，猛惊翠浪打窗前。